

◆ 安庆人物

芮兰生出生年份考

芮立祥

芮兰生，又名真吾，男，潜山王河镇人，1929年12月—1930年3月任中共潜山县委书记。

据潜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有关史料载，芮兰生生于1896年（一说是1901年），1904年入私塾读书，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早年分别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，1923年先后肄业于安徽党务干部学校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，1926秋回到家乡，任国民党潜山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，同年加入中共党组织。1929年12月，中共潜山县委书记储醉醒被捕后（一说芮兰生的前任书记为吴介唐），继任中共潜山县委书记。1930年2月清水寨起义爆发，失败后，前往南京，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七十七团三营营长等职。在此期间，秘密组织同乡进行地下革命活动，1933年因叛徒出卖，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。审讯期间，敌人施以酷刑，迫其屈服，又以高官厚禄劝其变节，历时数月，始终坚贞不屈。1934年7月（一说1934年3月），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。1982年2月25日，国家民政部给其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
这段简述，多处存疑（如括号所示）。本文试就芮兰生出生年份问题做一考证。

关于芮兰生的出生年份，有两说，一说是1896年，一说是1901年，相差5岁。目前采用的多是前者，如上述。但本人以为当为后者，即1901年。

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烈士尊重的原则，本人最近收集了若干资料，比照印证，阐述如下：

一是家谱。本人通过芮氏族人查到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续修的《芮氏族谱》，谱载：“泽善，洪源公子，字树英，改字兰生，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……光绪辛丑年八月二十八巳时生……”“光绪辛丑年”，即是公历1901年。

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比较。芮兰生兄妹三人。据芮兰生家族后人芮巍（退休前在潜山市某银行部门工作）

说：“听家里老人讲，芮兰生在家中为老大，1901年生。8岁就到私塾念书。后面两个妹妹，大妹叫芮能枝，1904年生，小妹叫芮能香，1906年生。他们之间都只相差二三岁。”如果芮兰生是1896年，他们的年龄就分别相差8岁和10岁。如果芮兰生生于1901年，则比大妹大3岁，比小妹大5岁，即兄弟姐妹之间相差二三岁，契合当地当时的自然生育常态。

几年前，江苏作家刘涵女士受组织委托创作雨花台烈士传记，笔者曾陪她到烈士芮兰生故乡潜山王河等地深入采访。刘女士还带着线索深入岳西、安庆城区等地搜寻创作史料。据她在安庆一中等地档案中查出的相关资料显示：芮兰生，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时，是民国十二年六月，即1923年6月，有毕业照作证。而且在该校秋季入学学生通讯录上，同学期同学出现了“吴介唐”的名字，和芮兰生在同学录中的年龄是同龄。笔者查证，吴介塘，潜山前北乡人（现属岳西），1901年出生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9年11月至1929年12月任潜山县委书记，1935年被捕牺牲。吴与芮同庚，这恰好与芮兰生家谱中年龄相印证。

2025年11月1日，潜山市文史学者韩久胜先生撰文披露：根据南京潜山共产党人案被捕人操雨亭（含）回忆录：“芮兰生牺牲时年35岁。”操雨亭，潜山人，与芮兰生一同被捕。该回忆录现存南京第二档案馆。同期同案同乡人所述应该可信。芮兰生牺牲是1934年，牺牲时35岁，证明其出生为1901年，这又与家谱记载相符。

“芮兰生生于1896年”这一说法从哪儿来的？笔者翻看有关史料，均是相互转引，未注明来处。最近看到韩久胜先生大作中有“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陈列馆”中的该年份存照。有一种可能：芮兰生在南京被捕后，为隐瞒真实身份，故意谎报年龄，混淆视听，以图过关。但终因内奸反供才殉难。解放后，有关单位来南京有关档案部门查阅烈士生平时，或以此为据，未加甄别，以致以讹传讹。

综上所述，芮兰生出生年份当为1901年。



舞者 张雨义 摄

◆ 闲情闲趣

看他们种树

白海燕

从超市购物回来，遇到工人们在小区旁种树，停下脚步，站一边观看。

这是小区的北门，原来种的是国槐，七八年了，没见叶茂荫浓，反而陆续枯死，幸存的三两棵也像落毛鸡，瘦枝上支楞着零星的叶，很煞风景。

工人们告诉我，国槐是北方树种，所以存活难，现在替换栽下去的是栾树。我忽然想到，那年去北京，街头随便就会撞见一棵老树，国槐居多，就像在南京，随处可遇的是梧桐。远离故土的庾信，很难快乐啊，这国槐大抵也是如此，离了北方的水土，便难展风姿。不过，听说是栾树，眼前一亮，小区的东西都栽有栾树，逢秋一树金黄，萌果如灯。

因为打算看种一棵树的全程，索性把手里的购物袋丢在远一点的草丛中，空着身子返回。不想一个小孩骑车绕路过来，直从购物袋边驰过，旁边的工人看了，都松口气，齐笑。

种栾先取槐。两个工人先在槐树边挖土，松动它的根基，看差不多了，旁边大车上的吊车伸出手来，用钩锁住，只轻轻一提，就把那棵槐连根带土，从深埋的梦里拽出，无论它有多不情愿。很快，那只手又腾出来，被安排了新任务——从车上取了一株栾树，竖进坑里。扶直了树，工人们填土、夯实，把被掀的瓷砖按原来位置补上去……

前后约有半个钟头，种好了一棵树，像接生了一个娃。虽然没出一份力，可是产房外等待的人，由眼睛里流淌出的期盼与祝福一点不少。

刚种的，一溜光秃秃，像新兵连嫩生生的小战士。数了数，我见证的是他们栽下的第六棵——小六子，在心里这么给它取了个乳名。

像吃了喜茶一样，往家走，工人们往前去，继续种第七棵，第八棵……

希望他们不要嘲笑一个中年女人的好奇心。

◆ 亲情素描

瓜豆架

陆伦求

父亲总是在开春时分就忙碌起来。他扛着柴刀钻进山林里，我跟在他身后，拿的是一把轻便一点的柴刀。父亲挑选笔直的毛竹和结实的杂木，手起刀落间，山林里回荡着清脆的劈砍声，我半天砍不断一根杂木。回来时，我扛着几根杂木，父亲的肩膀上压着一捆青竹，汗珠顺着古铜色的脸颊滚落，在春日的阳光下闪着光。

“搭架子要赶在谷雨前。”父亲说着，用柴刀将竹子劈成均匀的竹条。我蹲在一旁学着他的样子，把枝杈修剪干净，留下有用的枝蔓。父亲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可动作却灵巧，他教我把粗的一头削尖，这样容易插进土里。

母亲从屋里抱出早就搓好的草绳。草绳是用稻草和麻丝混编的，结实又柔韧。父亲伸直绳子，我扶着竹竿和杂木，看他将削尖的竹竿和杂木深深插进土里，每根间隔一尺左右，像列队的士兵。他踩着凳子，在顶端横着绑上长竹竿，再用草绳经纬交错地编成网格。父亲打的绳结很特别，既牢固又容易解开，秋天拆架子时更方便。

播种育苗是精细活。母亲先用温水浸泡种子，等到露出白嫩的芽尖，才小心翼翼地播到苗床上。她像呵护婴儿般照料着这些幼苗，清晨掀开草帘让它们晒太阳，傍晚又仔细盖好。父亲则负责挑水，他那宽厚的肩膀扛着两只木桶，从山泉边来回四五趟，从不喊累。

幼苗长出三四片真叶，移栽的时刻就到了。母亲用竹片轻轻撬起幼苗，尽量多带些土。父亲在每一根竹竿下挖好坑，我端着水瓢跟在后面。

母亲将幼苗栽下，培土，父亲浇水，他们配合得那样默契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完成某种神圣的仪式。

五月里瓜豆蔬菜最是贪长。晨露未干，母亲便蹲在竹篱笆边了。蓝布衫的下摆被晨露打湿透了，她也不理，只顾用皱裂的手掌摩挲那些新抽的藤蔓。指甲缝里的泥，把指甲都染得乌黑乌黑的。昨夜还是青涩的叶芽，今朝就攀着竹木架蹿高半寸。母亲总说这绿藤是懂事的，晓得趁着露水未散时舒展筋骨。她将蜷曲的须子轻轻绕上竹树枝，动作比拂拭瓷器还要轻柔。我蹲在一旁数黄花，那些小喇叭似的花朵藏在叶底，像谁挂上去的金铃铛。

施肥是父亲的事。他从不施用化肥，而是在菜园角落挖了个粪池，将农家肥沤制成上好的液肥。施肥时，他用长柄木勺舀取肥水，仔细浇在每一棵瓜豆的根部。气味并不好闻，可父亲说：“庄稼就认这个味道。”

蝉声此起彼伏的晌午，瓜豆架筛下黄金色的光斑。母亲的草帽沿早已泛黄，汗珠子顺着鬓角滚进蓝布领口。她给侧蔓掐尖，说这样主藤才能攒足气力往上涨，藤影在她脸上织出细密的网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看她如何细心地浇水、施肥，如何耐心地除去每一根杂草。母亲的汗水，如同夏日的雨滴，不断地从她的额头滑落，滴落在泥土中，也滴落在我的心田。

暮色漫过篱笆，瓜架成了翡翠颜色，像一幕绿色的帘子。母亲挎着竹篮筐穿梭其间，我就跟在母亲身边，帮着摘瓜豆蔬菜，新摘的黄瓜还带着毛刺，躺在筐里像一弯弯青玉。山泉水洗涮过的鲜嫩瓜条，咬一口，清凉甜爽直达心间。

如今，父亲也随母亲去了。那些曾经陪伴他们的黄瓜、豇豆架，在风雨中渐渐倾斜、腐朽。但在我心中，那些竹架依然挺立，藤蔓依旧青翠。每当想起父母在瓜豆架下劳作的身影，想起父亲搭架时专注的神情，母亲育苗时温柔的动作，心中便充满无尽的怀念与感激。

